

杜詩引例

杜 詩 引 得

洪業 聶崇岐 李書春 趙豐田 馬錫用 編纂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杜詩引得序

韓愈詩¹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又曰‘平生千萬篇，金瑤垂琳琅，仙宮勅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雖所謂千萬篇者，或未免過甚之詞；但自杜甫 712-760卒後至元和 806-820長慶 821-824之間，四五十年耳，甫集之傳世者，已是遺逸之餘；愈此詩是其證也。

今所謂舊唐書者成於石晉開運二年945，²甫傳³稱甫有集六十卷。經籍志以開元簿錄爲據，甫詩文成名在後，故不與焉。新唐書成於趙宋嘉祐庚子1060，藝文志著錄‘杜甫集六十卷、小集六卷’⁴殆據舊聞而轉錄。甫傳⁵則不詳其著作篇卷，蓋宋祁歐陽修輩所見之杜集較六卷則多，比六十卷則不足矣。

先是，王洙原叔取祕府舊藏及人家所有之杜集‘古本二卷、蜀本二十卷、集略十五卷、樊晃序小集六卷、孫光憲序二十卷、鄭文寶序少陵集二十卷、別題‘小集’二卷、孫僅一卷、韋編三卷’，⁷除其重複，定取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詩三百九十有九，近體千有六；起太平時，終湖南所作，視居行之次若歲時爲先後，分十八卷；又別錄賦筆雜著

1.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四部叢刊本）5/10b-11a調張籍。

2. 舊五代史（1903五洲同文書局石印二十四史，樂此序中引正史皆用此本。）84/2a。

3. 舊唐書190B/7a-10a。

4. 舊唐書46/6a經籍志叙云‘臣以後出之書在開元四部之外，不欲雜其本部，今據所聞附撰人等傳，其諸公文集亦見本際，此並不錄’。

5. 舊唐書60/12b。‘小集六卷’下注云‘涇州刺史樊晃集’，則誤也。

6. 唐書201/10b-12b。

7. 按此所列諸本合得爲八十九卷，而洙記乃云‘凡九十九卷’，樂檢校諸本（草堂詩箋、分門集注、集千家注、各本所載此記，及明宋藏書志所載影寫宋刊本此記），皆同。不知其原誤在總數，抑在分列諸數也。

二十九篇⁸爲二卷；哀合爲二十卷，而爲之記；時寶元二年1039也。其後知蘇州王琪⁹病其卷帙之多而未甚布，

暇日與蘇州進士何君璩、丁君簡、得原叔家藏及今古諸集，聚於郡齋而參考之，三月而後已。義有兼通者，亦存而不敢削；聞之者固有淺深也。而又吳江邑宰河東裴君煜取以覆視，乃益精密。

遂鐫於板。琪爲後記署嘉祐四年1059，在洙編杜集成後二十年在新唐書進呈前一年也。⁹

自是以後，學者之於杜集，或補遺焉，或增校焉，或注釋焉，或批點焉，或更轉而爲詩話焉，爲年譜焉，爲集注焉，爲分類焉，爲編韻焉，或如今之爲引得焉；溯其源，無不受二王所輯刻杜工部集之賜者。惜夫其流傳於今者，僅有殘闕抄補之本，¹⁰業又未能一見，無以知其詳也。

遺逸之補，始於刻本成後數年，按王琪後記中已云：

8. 參下注279.
9. 范成大吳郡志（守山閣叢書本）C/1b嘉祐中，王琪以知制誥守郡始大修設施，規模宏壯，假省庫錢數千緡，既成，漕司不肯破除，時方賣杜集，人間苦無善本，琪家藏本，雙校素精，俾公使庫錢代印萬本，每部直千錢，士人爭買之，富室或買十許部，既償省庫，義餘以給公府，當時固自萬本，而今不存一全部，可歎已。
10. 潘祖蔭，滄真齋藏書記，1928蘇州潘氏家刻本3/1b有“北宋刻杜工部集二十卷（一函十冊），題“前節南節度參謀官致郎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京兆杜甫”，每始先列其目，且後接詩，…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宋諱缺筆，其藏書爲汲古閣藏書，宋刻存者：卷一首三葉，卷十之十二，卷十七至末，共七卷，餘皆影鈔，結構精嚴，毫髮不苟，…後有蔡季手跋（三）：“先君昔年以一編授吳日…‘余借得宋板命荊頭劉臣影寫之’”，二十卷末有嘉祐四年四月望日訪蘇郡守王琪（琪）後記，此後又有補遺六葉，其東西兩川說僅存六行，而缺其後，而第十九卷缺首二葉，…後廿餘年吳興買人持宋刻發本三冊來書，第一卷僅存首三葉，十九卷亦缺二葉，補遺東西兩川說亦止存六行，其行數字數悉同；乃即先君當年所借原本也，不覺悲喜交集，急購得之，…又廿餘年，有乃王爲至者，教導其影宋板精，覓得紙從鈔本影寫而完成之，…已卯1693歲九月日隱湖石齋識，時年六十。”

近世學者爭言杜詩，愛之深者至剽掠句語，迨所用陳字，而模襲之，沛然自以絕洪流而窮深源矣。又人人購其亡逸，多或百餘篇，小數十句，藏弄於大，復自以爲有得。

洙所蒐輯，琪以爲已盡天下所有。¹¹然洙具列所採諸本凡九種，而當時所謂別集¹²、後集¹³之流未見稱錄，遺漏在所難免。治平中1064-1067裴煜亦知蘇州，遂取郡庫原板，補刻所遺文四篇、詩五首。¹⁴此後來所謂‘外集’，‘集外詩’者之始也。初附二十卷之後，繼或改刻散入正集之中，所謂蜀本者即如是。¹⁵又或增廣成卷，或單行爲書，或

11. 後記云‘翰林王君原叔尤嗜其詩，家素蓄先唐舊集，及探聽府名公之室天下士人所有，得者悉編次之，事具于記，于是杜詩無遺矣’。
12. 加蘇蘇欽縣學士文集（四部叢刊本）13/17b題杜子美別集後云‘杜甫本傳云有集六十卷；今所存者才二十卷；又未經學者編輯，古律錯亂，前後不倫，蓋不爲近世所尚，嗟過半，吁可痛悶也！天聖1023-32末呂蒙正臨官華下，於民間傳得續杜工部別集者凡五百篇。予參以舊集，削其同者，餘三百篇。景祐初僑居長安，於王緯主簿處又獲一集，三本相從，復擇得八十餘首。……題曰考杜別集。……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十五日長安題’。
13. 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四部叢刊本）84/5a考杜詩後集序予之令鄆，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所能爲而爲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究見於今者，自余得之。……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皇祐王辰1052五月日’。
14.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1883蘇州局本）16/9b曰‘又有遺文九篇，治平中太守裴集刊附集外’。陸心源詒宋樓藏書志（1882刊本）63/11b-16a載復抄毛履跋抄本，而陸心源儀顧堂題跋（1890刊本）10/8b云‘是本卷八以前皆古詩，卷九至十八、近體詩，卷十九二十雜著，補遺、詩五首，文四首，一一與解題合，而無注，蓋即原叔編而王琪刻者，杜集最初之本也’。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箋（古逸叢書本，以後簡稱）40/1a-2b選詩拾遺之首五首：豐塘懷古、送司馬入京、惜別行送劉僕射、咏鶴行、短歌行贈四兄，識云‘右五篇乃蘇州太守裴煜知應所收，見舊集補遺’。案按參上注10知東西兩川說爲遺文四篇之一。此外尙有三篇遺文，疑是蔡遠祖當陽君文、‘集外祖祖母文’、爲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參下注99所繫，又注279。
15. 陳振孫解題15/9b又曰‘蜀本大略同，而以遺文入正集中，則非其舊也’。按此蜀本自與王洙所採用之蜀本不同。嚴羽滄浪詩話（歷代詩話）26b曰‘舊蜀本杜詩並

隨集而布，增得之數或爲二十八，或爲二十九，或爲三十五，或爲四十一，或爲四十五篇，幷不等。¹⁶ 浸尋至清錢謙益，然後杜詩總數得一千四百五十六首。至朱鶴齡，得一千四百五十七首。¹⁷ 其後仇兆鰲雖續有所輯，¹⁸ 然或一聯半首，或鬼話夢句，或明知其不爲甫詩而尙載之，無足取也。¹⁹

至於校訂、注釋、評論之事，間出名公才子，如

葉篤夫詩話云：「今世所傳王季集本王翰林原叔所校定，雖有兩出者，多並存於注，不敢撤去。至王荊公爲百家詩選，始參考擇其善者，定歸一辭。如「先生有才」風宋，注「一云『先生所談或風宋』」，則捨正而從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注「一云『如今縱得歸，休爲關西卒』」，則刊注而從正本。若此之類，不可概舉。其採擇之當，亦固可見矣。惟「天闊象緯逼，雲風衣裘冷」，「四」字與下句語不類；「隔日青燄夾鏡懸，肉駭骨礪連錢動」，「肉駭」於理若不通，乃直改「四」

無注釋，雖編年，而不分古近二體，其間略有公自注而已。今彙堂庫本以爲翻繙江本雖分【無】釋注，又分古律，其編年亦且不同。近寶慶開南海讀古斷杜集亦以爲蜀本；劉到去假坡之注，亦有王原叔以下九家，而趙注比他本最詳，皆非舊蜀本也。可見宋時有無注不分體之蜀本，有無注分體之蜀本，復有帶注之蜀本，其數種也。

16. 周芸芝 竹坡詩話（歷代詩話）12a「近世士大夫家所藏杜少陵逸詩，本多不同，余所傳古律二十八首，其間一詩，陳【恬】叔易記云得於管城人家冊子，囊中一詩，洪炎【王】父記云：得之江中石刻。又五詩，謝【克家任伯】仁伯記云：得于盛文肅【度】家，故書中猶是吳越錢氏所錄。要之，皆得于流傳，安得無好事者亂真……」趙任 吾溪漁隱叢話（四部備要本）前13/6a引王直方詩話曰：「老杜遺詩二十九篇，而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一首，山谷云：語似不類。」玉海（浙本）59/9b引【中興館閣】書目「唐杜甫詩二十卷，王洙序，…又外集一卷，合三十五首，吳鑄爲序」。郭公武 郡齋讀書志（1889王先謙刻衡本）17/26a云：「杜甫集二十卷，集外詩一卷。」王十朋 王狀元集百家注編年杜陵詩史（1913費池劉氏景刻宋本，以後簡稱王）後有拾遺41首。章有逸詩拾遺45首。
17. 參本引得所附杜注各本編次表。
18. 仇兆鰲 杜詩詳註（1703-1713原刻本，以後簡稱仇）附編上1a-1b。
19. 青檢會季經 經義詩話（弗理 鄭 章叢書）43b云：「駭聞唐詩類選……戴風原上作一首，今杜詩無之，其詩全錄於此……」葉按戴云：「余奈南蠻人，又云『海內方晏然』，疑非杜甫詩也，恐是王原叔輩唾餘。」姑記於此，以供後考。

作“聞”，改“驤”作“驤”以爲本誤耳。²⁰

東坡云：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會予八陣詩‘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世人皆以謂先主、武侯皆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誓之所以能取蜀，[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耳”。此理甚長。²¹

東坡云：僕嘗問：葛支何所似？或曰：“葛支似龍眼”。坐客皆笑其陋。葛支實無所似也。僕云：“葛支似江瑤柱”。座者皆撫[撫]然。僕亦不辨。昨日見畢仲游，僕問：杜甫是何人？仲游言：似司馬遷。僕喜而不答，蓋與龔言會也。²²

王安石、蘇軾之流，逞其聰明敏悟，不必皆有的據；世人慕其文采風流，概拾爲筆記詩話；後來注杜者更從引用，初未嘗專爲杜集著書也。南北宋之交，有爲杜詩作注者數家，晁公武以爲率皆鄙淺可笑。²³就今所知者：有王得臣杜工部詩增注，序於政和三年1113；²⁴有鄭印杜少陵詩音義，序於紹興辛亥1131。²⁵有所謂王洙注杜詩者，三十六卷，或云乃元祐1086-1094間鄧忠臣所爲。

祝簡廉夫…詩說云：…王源叔…初不注杜詩。予識其孫彥朝，彥朝不識杜詩非其大父注；蓋彥朝不學，見流俗皆讀慈注，因而謬有；可歎可歎。…今日見吳彥高東山集有讀李東美詩引云：‘元祐間，秘閣校對黃本鄧忠臣字恆思、余柳氏續之夫，今世所注杜詩，乃恆思平生究竭心力而爲之者；鏤板家標題，遂以托名王源叔’。近歲得浙本杜詩，是源叔之孫祖寧所傳，前有序引備言其大父未嘗注杜詩。廉夫彥高益可信，故并記于此。²⁶

或以其注淺陋，遂疑其與王、鄧皆無關涉。

洪駒父詩話云：‘世所行注老杜詩云是王源叔，或云鄧恆思所注；甚多疏略，非王、鄧書也。其甚紕繆者：佛經稱善巧方便，僧、惠可，二祖師名；故詩曰“何

20. 胡仔《叢話》前集9/4ab。按‘肉驤’之說，杜田《拾遺》以爲出於蘇軾，見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本引得附印本，或嘉慶時不知何處翻刻武英殿聚珍本，以後簡稱九，按葉引九，‘號下之數指第幾首，不指葉數’）2:14。參王4/8a，草7/15a。
21. 同上，前8/5b。
22. 同上，前11/4a。
23. 鄧齊禮《書志17/26a。
24. 見黃鶴黃氏補千家集註杜工部詩史（滿京大學圖書館藏四庫館原抄本，以後簡稱鶴）卷首。
25. 同上。
26. 元好問中州集（四部叢刊本）2/1a序所遺祝簡詩。

陪子方便”，又曰“吾亦師環可”；注乃云“子方田子方”，“環可詩僧”。顧愷之小字虎頭，崔暉語是過去金粟如來，故乞真禪寺顧愷之畫像詩章云“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注乃云“虎頭僧像，金粟金地當面”。此殊可笑也。²⁷

更有甚於此者，竟託名於蘇軾。今知其書有二種。一曰東坡杜詩事實，²⁸或云是閩中鄭昂所偽作。

朱彥曰章國華過佘山間，以所集杜詩示予，其用力勤矣。然其所引東坡事實者，非蘇公作；聞之長老，乃閩中鄭昂倚明偽爲之，所引事皆無根據，反用杜詩見句增減爲文，而傳其前人名字，託爲其語。至有時世先後，顛倒失次者。愚嘗考之，知其決非蘇公書也。²⁹

或竟誤鄭昂爲鄭印。³⁰然印自有杜詩並義傳世矣，何必更爲此贗貨也。一曰杜陵句解，³¹云是二曲李默所撰。

蒼溪漁隱曰“余親注杜史是二曲李默述，其自序云“敬上書之明年，言狂意妄，聖天子不賜鑑臨[？]，全生者遂猶表。東坡先生亦謫昌化，幸忝門下青蓮，又於謫誤處，授先生指南三千餘事疏之簡編，聊自記其忘遠爾”。然三千餘事，余嘗細考之史傳小說，殊不略見一事，寧盡出於吳書耶。以此驗之，必好事者爲撰以誑世。所謂李默者，蓋以詭名耳”。³²

朱彥曰“世所傳東坡杜詩李默編者，誕妄無根，不可名狀。…有灼然有出處，而默不知者。又東坡雜說中論杜詩及錄出處者極多，無一字及此，以是知其尤誕妄”。³³

27. 胡仔叢話 9/3b.

28. 此名據九18:3已上人茅齋注杜田正譯引。或稱爲東坡杜詩故事。直齋書錄解題 9/4b云“世有稱東坡杜詩故事者，隨事造文，一一牽合，而皆不言其所自出。且其辭氣首末若出一口，蓋妄人依托以欺亂流俗者。書坊輒勸入集注中，殊敗人意”。或簡稱爲老杜事實。洪邁容齋隨筆 (1894饒南洪氏刊本) 1/6云“俗間所傳漫妄之書，…士大夫或信之，至以老杜事實爲東坡所作者。今蜀本刻杜集遂以入註”。或簡稱爲東坡事實見下所引朱彥跋。四庫總目 (1930大東書局石印本) 149/5a謂當作老杜事實，太泥矣。集注杜工部詩姓氏 (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卷首) 又云“眉山蘇氏名…著隱事，亦簡陋也”。

29. 庭虛先生朱文公文集 (四部叢刊本) 84/37b跋章國華所集注杜詩。

30. 仇25/50b. 夫印字尙明，當與“印”無關。

31. 此名亦據九18:3.

32. 胡仔叢話，前11/5b-6a.

33. 朱彥劄覺叢雜記 (知不足齋叢書本) 上/46b.

陳鵠曰‘世有偽作東坡注杜詩內，有遵田父泥飲篇“欲起時被肘”，云“孔文舉就里人飲，夜深同歸，家人責其遲，曰，欲命親，敬被肘”。王部造詩要妙，胸中無國子監書，不可讀其書’。此大疏脫處。不知國子監能有幾書，亦何嘗有此書邪’。³⁴

而托其說於東坡，其僞一也。

夫杜註之淺鄙者如彼，誕妄者如此；無怪學者病之。於是續註補遺刊誤證誤辨證改正正異正謬一時蠭起，王寧祖蔡興宗洪興祖薛蒼舒杜田趙次公之流，前後駁辨，文字滋多。³⁵ 他若黃伯思之校

34. 陳鵠著燕巖聞（知不足齋叢書本）9/5a。

35. 胡仔叢話後集8/5a‘改正王內翰注杜工部集，則王寧祖也’。葉案元好問云王祖寧斷本杜詩（見上注26所繫），當是同指一書，唯不知‘祖寧’、‘寧祖’、孰爲不誤耳。晁志17/25a-27‘蔡興宗編杜詩二十卷。趙次公注杜詩五十九卷。…呂微仲在成都時嘗讀其[杜甫]年月。近時有蔡興宗者再用年月編次之，而趙次公又以古律詩雜次第之，且爲之註，兩人頗以意改定其誤字云’。胡仔叢話後8/5a‘童綱少陵集並正異，則東萊蔡興宗也’。集注杜工部詩姓氏云‘東萊蔡氏伯世撰年譜’。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卷首中附載東萊蔡興宗重編年譜。竹坡詩話4a云‘東萊蔡伯世作杜少陵正異甚有功…’。草1/1b游龍門奉先寺‘天闕象緯逼’，注云‘蔡興宗考異作天闕’，九1:4注引‘蔡正異云：世傳古本作天闕，今從之’。疑疑蔡氏興宗其名，而伯世其字也。晁志5B/6b趙希弁附志云‘杜詩辨證一卷，右洪興祖所纂也。年譜列於前，興祖字慶善…丹陽人也。張蓋刻於興國’。宋史208/16a藝文志‘洪興祖杜詩辨證二卷’。宋志208/3b‘薛蒼舒杜詩刊誤一卷’，又208/15b‘薛蒼舒杜詩補遺五卷，續注杜詩補遺八卷’。郭知達九家注杜詩序謂薛夢符爲九家之一。姚寬西溪叢語（津逮秘書本）上/6b‘杜甫詩“兩拋金鎖甲，苔臥綠沈槍”，薛夢符注杜詩引車頻奏書云…’。今九18:20所引薛云與此略同，其後引趙云駁，而趙乃指薛爲薛蒼舒。胡仔叢話後8/5a云‘補注杜工部集則學士薛夢符也’。然則薛氏殆名蒼舒而字夢符耳。清高宗題九家注杜詩詩注云：‘薛夢符卽其名，蓋誤’。集注姓氏分列蒼舒夢符爲二人，則誤之甚也。宋志208/15b杜田注杜詩、補遺、正謬十二卷’。集注姓氏曰‘城南杜氏名田字時可苦補遺’。又曰‘西蜀趙氏次公字彦材著正謬’，而其後復有‘趙氏彦材’，殆誤覆也。元好問遺山先生文集（四部叢刊本）36/21杜詩學引云‘蜀人趙次公作謬誤，所得頗多’。晁志20/12b有杜詩刊誤一卷王仲至撰。仲至欽臣也，北宋時人，其書入文獻門殆評論之屬，非與上所列諸家同類。

定杜工部集，³⁶文字校勘而外，更以年月編次爲重。繼之者，若鮑彪之杜陵詩譜論，³⁷魯賓之編次杜工部詩，³⁸皆從鈎稽史傳，排列詩篇之先後也。若師尹³⁹卞圖⁴⁰二家，皆或善於選擇異文，足致他人稱

36. 黃伯思東觀餘論（邵武徐氏刻本）附錄校定杜工部集序‘故秘書郎武昌黃長睿父博雅好古，工于文詞，尤篤喜公之詩，乃用東坡之說，隨手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始末皆有次第。……子美之詩凡千四百四十餘篇。……長睿父官洛下，與名士大夫遊，裒集諸家所藏，是正訛舛，又得逸詩數十篇，參於卷中。及在祕閣得御府定本，校讐益號精密，非行世者之比。長睿父沒十七年，予始見其親校集二十二卷於其家，朱黃塗改，手蹟如新，爲之愴然。……紹興六年1136丙辰正月朔武昌陽李綱序’。附錄後有紹興丁卯1147黃彭記云‘紹興初寓居福唐，以先人祕書學士校定杜子美集二十三[?]卷槧本流傳’。東齋書錄解題16/9b曰‘校定杜工部集二十二卷，祕書郎黃伯思長睿所校，既正其宏誤，參議考月出處異同，古律相間，凡一千四百四十七首[原作一千四百十七首，王先謙校云：通考[1901圖書集成局排印本132/2a]作一千四百四十七首，茲誤之]。雜著二十九首別爲二卷，李丞相伯紀爲序之’。滄浪詩話28a‘迎見東風刺蓬壺’絕句，決非盛唐人氣象，只似自樂天言語，今世俗圖畫以爲少陵詩；瀟陰[後8/2b]亦辨其非矣；而黃伯思編入杜集何也’。
37. 集注姓氏有‘瀟雲鮑文虎著譜論’。胡仔叢話後8/5a曰‘少陵詩譜論，則瀟雲鮑彪也’。撰者殆名彪而字文虎耳。清高宗題九家注杜詩詩注，謂文虎即其名，蓋誤。然提要已知文虎名彪，注乃不改，何也。
38. 草卷首附錄編次杜工部詩字‘名公鉅儒，諸叔注疏，是不一家，用意率過，異說如蠅如蝻，余因舊集，略加編次，古詩近體，一其後先，摘諸家之善，有考於當時事實、及地理歲月、與古語之昇然者，聯注其下。……紹興癸酉1153五月晦日丹丘冷齋魯登序’。集注姓氏‘嘉興魯氏豈編註子美詩一十八卷’。
39. 集注姓氏有‘西蜀師氏尹民撰’，不舉所著何書。九家注中師民爲九家之一，所引‘師云’與王集注中之‘師曰’不同，九12:1往在‘蘇冕歌金鐘’，趙云：‘賡金鐘’，舊本正作歌；師民讀本專取賡金鐘，是’。九13:2覽柏中允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趙云：舊本中允，師民讀本作中丞，是’。語如此類甚多。
40. 周必大二老堂詩話（歷代詩話）22b‘世言杜子美詩兩押‘開’字，不遵家諱：故留夜宴詩‘臨懽下夜開’，七言詩、‘曾聞朱旗北斗開’；雖俗傳係觀杜詩押韻亦用二字，其實非也。卞圖杜詩本云‘留懽上夜開’，蓋有投轄之意；‘卜’字似‘上’字，‘開’字似‘開’字；而不知者或改作‘夜開’，又不在韻。卞氏本妙不可言’。參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知不足齋叢書本）8/4b、草1/2b題李白‘世無

道也。他若師古之杜詩詳說，⁴¹多以淺文總解全篇，惜亦捏造故事，欺惑流俗，其爲患幾與偽蘇舊注等。大約政和1111-1117嘉泰1201-1204之間，爲時不及百載，校訂注論杜詩者，已實繁有徒。上所舉諸家，殆其較著者耳。

夫杜詩只是一書，乃有注釋散在多家，檢閱不便，而求集注，乃自然之勢也。且宋人所作注本，於今皆已亡佚，亦唯賴集注數種之尚存者，稍知諸家梗概耳。竊疑集注之起當在紹興中葉，或其稍前。魯書所爲杜甫年譜於天寶十四載條下⁴²引集注云云。案書所編次杜工部詩序於紹興癸酉1153，似其時已有集注矣。當時所集家數多少，今已不可得而知；然既以集合衆長爲名，當以家數愈多爲愈善。疑初爲之者，所收家數尙寡；後來十家、二十家、六十家、百家、千家，乃或續有所獲，踵武增華，或虛張數目，以相誇耀也。

十家集注杜詩，不知果有其書否。然今有宋刊殘本門類增廣十註杜工部詩六卷。

魏鶴城擊劍劍樓藏書目錄曰：‘不著何人編輯，卷首題“前劍南節度參謀宣義郎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杜”一行。其書分類，每類分古律體，後來徐居仁編千家注杜詩，亦依之。分類原二十五卷，今存卷一、卷二、紀行、逸事門；卷七、居室、鄉里、題人、居室、田園門；卷八、皇族、世胄、宗族、外族、婚姻門；卷

青精飯’，下圖曰：‘青或作菁，一作靚，一作粹’；‘苦乏大藥資’，下圖曰：‘大一作實’。語如此類甚多。案草堂詩箋補遺後附外集一卷，爲國朝附錄，據其目錄，乃海陵下圖所集。

41. 宋志 208/26b 杜東詩詳說二十八卷，不知作者。集注錢氏曰：‘西蜀師氏名古，著詳說二十八卷’。滄浪詩話 29a ‘註杜中“師曰”者亦“坡曰”之類，但其間半爲牛耳，尤爲淆亂惑人，此深可歎；然具眼者自默識之耳’。錢謙益杜工部集箋註（1667原刻本，以後簡稱錢註）杜詩略例‘蜀人師古尤可恨，王翰卜鄰，則造杜鵑命學典論卜鄰之事【參王2/2a】；焦遂五斗，則造焦遂口吃，醉後雄譚之事【參王1/20b1】，流俗互相引據，疑誤弘多’。
42. 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四部叢刊本。此後簡稱分。）卷首16a。
43. 1898董氏刊本19/13b。

九、仙道、隱逸、釋老、寺觀門；卷十四、時門；凡六卷。…諸家之注，俱出宋人。按云者，東坡有老杜集，朱子謂閩人鄭昂爲之者也。趙云者，西蜀趙次公彥材，著有杜詩正義者也。薛云者，河東薛平，有續注杜詩者也。又，薛云者，薛夢符，有廣注杜詩者也。杜云者，城南杜修可，有續注杜詩者也。杜田云者，字時可，有詩注補遺，舉其名，以別於修可也。鮑云者，涪州鮑彪字文虎，著有讀論者也。又有新派、集注、等目；新派者，各家成書以外之說，不專一人；集註者，采他書之注也。詩篇每首後俱有切音。每半葉十二行，行大字二十二，小字夾注三十。宋諱，殷銳微諱字有減筆。是書各家書目俱未著錄。爲吳中袁氏藏本。

集注二字之解，不確。二薛之釋乃隨舊說而誤。杜與杜田之別，疑亦並無實據。然業未見原書，不能詳考。唯十注之上，既加以增廣，復冠以門類，竊疑在先原有數家之集注，後乃增廣爲十註，繼又分門而類編之，以便檢閱也。業此說若可用，則今尙可見之九家註杜詩疑乃從十家註杜詩刪削而成者也。

九家注杜詩者，今尙有宋本。

直齋書錄解題曰：「杜工部詩集注三十六卷，蜀人郭知遠所集九家註，世有稱東坡杜詩故事者，…書坊輒勸入集注中，殊敗人意；此本獨削去之。編清曾顯子刻板五羊漕司。⁴⁴最爲善本」。

錢曾讀書敏求記曰：「新刊校正集注杜詩三十六卷，目錄一卷。淳熙八年1181郭知遠以杜詩注輯悟錄出，因輯善本得…九家注，歸校鈐板於成都。寶慶乙酉1225曾顯子應謂杜者挾爲亂亂，如薛注之類；惟蜀士趙次公爲少陵功臣，今蜀本引趙注最詳，卓夢刊於南海之漕臺。開板洪爽，刻鏤精工，乃宋本中之絕佳者。⁴⁵予觀通考經籍志云：趙次公注杜詩五十九卷。今按趙注散見於蜀本，曾序已稱其最詳；卷帙安得有如此之富；恐端臨所考或未盡；書此以證世之說

44. 19/4b.參通考141/2b.參上注15引滄浪詩話。

45. 通考於此有「字大可考」四字。四庫總目149/5a引作「字大宜老」，且注云「案宜老謂宜乎老眼，刻本或作可考非」。

46. 章銓讀書敏求記校證（1926刻本）4B/5a.

47. 章銓校證云「原校遠作達。補、題詞本、胡校本，均作達。疑案四庫提要作達」。

48. 校證云「補、黃丕烈云：是本予曾見過，字大悅目；信宋刻中佳本也」。

杜詩者。⁴⁹

天蘇軾環書目⁵⁰曰‘九家集注杜詩。…宋郭知遠集九家注。三十六卷。首知遠序，宋曾鞏序。…知遠宋史未載其人，而家於成都。…其書刊於宋孝宗淳熙八年，至理宗寶慶元年，曾鞏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重爲校刊。序稱蜀士趙次公爲少陵忠臣，蜀本引趙註最詳；所恨紙惡字缺，不誦人意；茲摹蜀本，刊於海內。清室，會士友以正其脫訛，云云。書後有承議郎通判龍州軍州事劉鑑，潮州州學賓辛亥中，進士陳大信同校勘，銜名列於題銜之右。考明凌迪知萬姓統譜載鑒字顯甫，閩縣人，學問淹貫，文章簡古，殿元間尉上黨有聲。後遷廣東漕使。鑒安中大信俱無考。題之刻是書也，集諸條友，精其校讎，固非苟爲付剞劂者；故字畫端整，一筆唐人；而刻手印工皆爲上選。…明秀水項萬壽，平湖陸啓法收藏，俱有印記。⁵¹…開補卷二〔葉〕二十八，六十之六十五；卷二十末葉’。

黃丕烈百宋一廬書錄⁵²曰‘新刊校定集注杜詩。九家注杜詩，錢板成都者，未之見也。寶慶乙酉曾鞏子鼎重刊於南海之清華，開板宏爽，刻鏤精工，余嘗見之小讀書堆，終亦不全。蘇軾定龍木大以一冊見遺；卷端有“楊氏家藏書畫私印”；標題下及板心，俱刻去卷幾字樣，不知其何卷矣。且抱沖已故，書籍封閉，不能假讀，余甚恨之。卷端題曰“古詩”，爲秋行官張望督促東諸耗稱云云，末一題曰釋開，⁵³共五十五葉半，其後半已鈔補’。

汪士鍾藝芸書室宋元本書目⁵⁴曰‘九家注杜詩，存一之十八，二十之二十四，二十七之三十四卷’。⁵⁵

題錄⁵⁶曰‘新刊校定集注杜詩三十六卷（宋刊本），宋郭知遠編。據四庫提要有淳熙八年知遠自序，寶慶元年曾鞏重刊序，此本二字已佚。詩分體編次，目中有注新添者。…原本缺卷十九、廿五、廿六、三十五、三十六，鈔補全。每卷後有寶慶乙酉廣東漕司發板一行，朝議大夫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曾鞏、承議郎前通判龍州軍州事劉鑑、潮州州學賓辛亥中，進士陳大信同校勘，四行。每半葉九行，行十六字，注字同。明後樹構數字俱闕事。…字體端勁，雕鏤精善，北宋本之最佳。案黃鈔補注後此書三十餘年，而未嘗引及之，集千家注僅載王深王

49. 黔汝錢曾述古堂藏書目（尊雅堂叢書本）2/10，‘趙次公註杜甫集三十六卷、三十本，宋板’。蓋誤以爲即趙書也。

50. 1884王先謙刻本3/4b-8b。參四庫總目149/5a。

51. 逐卷印記不錄。

52. 通園叢書本49b。

53. 按此乃卷十三也。

54. 蘇州文學山房排印本宋板部14b。

55. 按顧之逵藏書後歸汪士鍾。此所錄本殆印黃丕烈所見者也。

56. 19/12b-13b。

安石胡宗憲[愈]蔡夢弼四序，而未載知蓮序，豈亦未見此書耶？

陸心源《顧堂讀書記》曰：『新刊校定集注杜詩存卷六至十一，凡六卷。一版心有字數及刊工姓名。百宋一廬賦所謂“九家註杜、資慶清錢，自有述城、德義勿錄”者，祇存五十五卷；此本尚存六卷，可以壓倒百宋矣。所採王洙、宋祁、王安石、黃庭堅、薛夢符、杜田、趙彥、尹彥材九家之註，而趙註尤多。羅字子廟，福建 閩縣人，紹熙四年1194進士，尉上高，暢監行在惠民局，嘉定戊辰1208上書言積弊未易革、人心未易服、公道未易行、下官未易通，皆切中時弊，改知晉江縣。嘉定乙亥1215用從臣薦，通判建寧府，入監左藏東庫。是歲夏旱，應詔言六事。在職二年，除軍器監，遷大府寺丞，辛巳1221遷大理正，出知潮州；治最，推廣進判。宣慶二年1226卒。七歲能屬文，至老未嘗一日廢書，著有義溪集十卷，魏史錄二十卷。見陳宓《復齋集》進判曾公墓誌。萬姓統譜以爲字聖甫，同誤；書錄解題以爲閩清人，亦誤。』

有清 武英殿聚珍版翻印本。

葉德鄰《困讀書志》曰：『九家集注杜工部詩三十六卷（武英殿聚珍版本）自竹垞刻版後，元明以來無翻刻。⁵⁷世所傳宋本、內府所藏外，莫不與百宋一廬賦所藏本同，亦詳百宋一廬書錄，今歸常熟鐵琴劍樓，向以無人重刻爲恨。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內無此種，不知何故。意者，館臣於葉印叢書⁵⁸時未曾編入耶？杜詩舊注善本無過此九家，後來盛稱千家注杜詩，實則不滿百家，其爲夸大之辭，不及此之精審簡要，斷可知矣。』

二本皆業所未見。數年來搜訪所及，僅見嘉慶時翻刻之本而已；即今所據以排鉛印，而編爲引得者也。其本前有郭曾二序，清高宗題詩二首，四庫提要一則。每半葉九行，行二十一字，與武英殿聚

57. 1898刻本12/5ab，參面宋樓藏書志68/17b，靜嘉堂叢書志（大正六年1917排印）10/11a-12b。
58. 1928排印本7/13ab。
59. 按丁日昌《靜齋書目》（1870刻本）4/1a有明刊本。陳豹豹編陳微芝藏書帶經堂書目（順德鄧寶風雨樓排印）4X/4b九家註杜詩三十〔六？〕卷，舊刊本，明柯堯叟〔茂行〕藏書。葉氏所云殆誤。
60. 關於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之內容款式，可參湖南故宮殿本書庫現存目（1933故宮博物院排印）上冊，聚珍版書，葉1a-8b。湖南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目錄（圖書館學季刊卷三，一二兩期合刊1929六月）205-217。

珍版叢書之行格相同，唯版框微小而已。⁶¹板中偶有裂痕，故知其爲刻本，字或欹斜不整，故疑其翻出聚珍。⁶²清諱之避及‘顒’，‘琰’而止，故知翻刻在嘉慶時也。

觀郭知達序文，雖云：

杜少陵詩世號詩史。自箋注雜出，是非異同，多所抵牾。至有好事者假其章句，穿鑿附會，設爲事實，託名東坡，刊鐫以行，欺世售僞，有識之士，所爲深歎。因輯善本，得王文公宋景文豫章先生王原叔薛夢符杜時可鮑文虎師民瞻趙彥材凡九家，屬二三士友，各隨是非而去取之；如假託名氏，撰造事實，皆刪削不載，精其譌校，正其訛舛；大書鐫板，置之郡縣，以公其傳。

然試檢全書，所引則趙云最多，杜⁶³薛⁶⁴次之，鮑師又次之。凡詩句下小注，不冠某云者，大略皆他本所謂王洙注者也。⁶⁵其曰舊注者亦然。⁶⁶九家者得其六矣。豫章先生者，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也。

61. 葉量此本高17.3cm闊25.6cm。又量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全註初印本得高19.3cm闊25.6cm。

62. 關於此端，雖尚有疑而未決者一點。據葉君所言及今嘉慶時翻刻本之形狀，則乾隆印本雖不在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之內，而必爲木塊聚珍排印之本無疑矣。然清宮史續編書庫門（1932故宮博物院排印）94/3b云‘御定重定重刻九家集註杜詩一部，宋郭知達集註，凡三十六卷，奉勅校刊’。同書（前引書）校刊諸書3a云‘重刻九家集註杜詩三十六卷，宋郭知達編輯，乾隆年校刊，高宗有題詩，二十四冊’。故宮書通志（1934故宮博物院排印）4/2b云，九家集註杜詩，三十六卷，宋郭之[知]達編，內府重刊本，二十四冊。曰刻，曰刊，不云排印，何也？故宮猶在，書多南遷，姑記於此，以待後考。

63. 或爲‘杜云’如1/20a（本引得本10/12/35），或爲‘杜補遺’，‘杜正譌’如1/4b（2/1/33），1/6a（3/2/2）；或爲‘杜田補遺’，‘杜田正譌’如9/20b（134/23/10），10/2a（136/1/26）。

64. 或爲‘薛云’如1/101（3/4/6），或爲‘薛夢符云’如4/3b（61/3/12），或爲‘薛夢符續注’如12/8a（167/4/36）。

65. 1/1a（1/1/1），參王2:35洙曰；1/5b（3/2/2），參王2:43洙曰。有時亦明云‘王深’曰，如29/5a（437/3/39）。有時亦竟於他本不出‘洙’曰，如1/12a（6/6/題）注，於王1:14乃隸‘彦輔’曰，但在分5:265仍隸‘洙’曰。

66. 15/2b-3b（223/1/16，24），參王30:1023‘玄通滄洲莽空闊’及‘東軒衡陽董練師’二句下注，15/13b（229/12/10），參王30:1028‘今年來賊大傷農’及‘此輩杼柚茅茨空’二句下注，

今書中不見引有黃云，其偶稱‘魯直云’‘黃魯直云’者⁶⁷，殆源出詩話雜著之屬，輒轉稗販而來，豈有山谷注杜詩⁶⁸在手，任從採擷哉！至於宋祁王安石二家，本無注杜之作，今書中雖偶有所徵引，輒見杜續注文之中而已。⁶⁹然則知達並無杜注九家爲其藍本也。此外注文時或冠有‘增添’⁷⁰‘新添’⁷¹等字樣，且亦有標‘集注’⁷²二字者。故竊謂鐵琴銅劍樓書目所載之十注杜詩，今雖無其序文可讀，實可疑其所收家數與九家注相差，僅在僞蘇一家而已。竊疑當初先有王宋蘇黃諸儒集注，出於後人之手，撫拾詩話小說之屬，真僞雜糅，雅鄙互見。繼或加減爲十家，或又有新添之本焉，分類之本焉。郭知達知蘇注之當去，而所假手之二三十友，殆僅就十家注本而改編爾。故‘坡云’⁷³之辭尚有刊落未盡者。嗚呼此猶葛鑒之未去也。

二十家注者，僅見於錢曾述古堂書目⁷⁴，其書既不傳，故莫知其詳。所謂六十家注者今亦僅從六十家注本，今知其名而已。百家注者

67. 如 6/14b (94/16B/3) 參王 11:283 ‘蘇曰’，參山谷題跋（津逮秘書本）7/3a；7/7b (105/4/12) 參王 14:403 ‘黃曰’，參山谷題跋 7/8b。

68. 黃庭堅豫章先生文集（四部叢刊本）17/23a 大雅堂記：‘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筆以數語，終以泯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元好問文集 36/3a 杜詩學引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山谷之不注杜詩，試取大雅堂記證之，則知此公注杜詩已，意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今傳有黃庭堅杜詩箋一書係敬修在魏郡內，又有日本近藤元粹註出詩題本，在盤雲軒叢書內。蓋疑其書乃後人所輯者。

69. 如 1/10a (5/4/6) 杜引王介甫，3/28a (59/21/20) 續引王介甫，3/4a (47/3/題) 續引宋景文，4/7b (63/6/18) 杜引宋景文。

70. 如 1/2a (1/1/11)，1/3a (2/1/16)。

71. 如 3/10b (50/5/6)，3/14b (52/8C/16)。

72. 如 4/26b (72/16/41)，7/1a (102/1/題)。

73. 5/28b (87/16B/12)，19/49a (316/60/8)。

74. 述古堂藏書目 2/10a ‘二十家注杜甫集二’，十本（宋版）。然書首所附述古堂宋板書目 6a 云‘二十家注杜甫詩集二’，十本。疑當以後者爲是；述古堂書目中，詩文集與詩集分列；此二十家注本正詩集類中也。